

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夏天的味道

张巍 洪帆 余飞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夏天的味道/张巍等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2

ISBN 7 - 5014 - 3086 - 1

I. 夏…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1095 号

夏天的味道

著 者/张巍 洪帆 余飞

责任编辑/阎晓玲 孟向荣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 qzcb. com

信 箱/qzs@ qzcb.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6. 875 印张 464 千字 插页 2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 - 5014 - 3086 - 1/I · 1304 定价: 28. 00 元



第一章

1

在一间黑漆漆的仓库里，摆放着堆积如山的货物箱子，箱子上都写着“贵重物品，小心轻放”的字样。

忽然，一道闪亮的手电光从箱子的缝隙中射出来，非常诡异。

从箱子的缝隙中可以看到，一个黑影正打着手电向其中一个箱子走来，他终于慢慢靠近了箱子。

终于可以看清，这个男子英俊但表情绝望，这就是他把手电放在一旁，猛地打开一个箱子，拿过手电来一照，晃眼的全是钻石！

安然抓起钻石，用手电筒仔细地照了照，忽然疯狂地抓起来一把扔了一地。地上一颗钻石的倒影中映出安然身后有一个人影闪过。

翌日清晨，安然站在楼边上，高楼下是忙碌的街道。

他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跳下去，风很大，吹得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一软，几乎就要扑下去。

忽然，安然衣服里的电话铃声刺耳地响起，他接起电话。

“喂？爸爸……我？我在……街上，有点事……”这时，他从楼边上退了下来，“什么？参加晴晴的答辩会？三点是吧？没问题，好的，再见。”

不久，安然表情十分绝望地匆匆走下台阶。他身后的高档写字楼外挂着“光辉国际珠宝集团”的字样。

安然向自己的车走去，忽然门口保安的狗突然狂吠，他吓了一跳。强自稳定下来之后，他用颤抖着的手掏出车钥匙，走进车，连着



夏天的味道

第一章

三次才打着了火。他把油门一下子就踩到了底，汽车发出轰鸣声猛地向前冲出去，险些撞上前后的几辆车。

在安家的游泳池内，靓丽的美女安晴晴正在戏水，姿势非常标准优美。游了两圈之后，她从游泳池里出来，游泳衣里包裹着丰满姣好的身材。

安晴晴披了一件浴袍，走进别墅。少顷，她从浴室内擦着头发走出来，已经换好了一身朴素的学生装，只有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晴晴出行了。她骑着一辆娇小的电单车开上马路。

一个中年司机开着大奔追上来喊道：“等一等，我送你去呀！”

安晴晴根本不理，径直开着电单车走了。她去的地方是一间满满当当的大教室。教室里挂着一条红色的横幅：“北方大学国贸系2002届毕业生毕业答辩典礼”。

教室中坐着的莘莘学子们气氛有点紧张。他们大都手里拿着书，紧张地低声准备或背诵着什么。台上，一个女同学刚答辩完，她向下鞠躬，底下一片亲友团的掌声。很明显，每个人都请来了自己的家人来观摩。

某老师说：“下一个答辩的同学，李齐！请安晴晴同学准备。”

一个男同学走上台去，底下又是一片掌声。

安晴晴也鼓掌，但她很着急地抬起手腕看表，手表上指针指着两点四十五分。

“怎么还不来呀？真是的……”晴晴自言自语。

她忍无可忍地从书包里摸出一个小手机，弓着身子，悄悄从后排溜出教室。

在北方大学门前的道路上，一辆黑色大奔行驶着。

车内，还是那个司机在开车，但是后排座上坐着的是沉稳而有风度的安庆祥和虽然看起来容颜已老，可是很有气质的关阿姨。

安庆祥透过车窗，看见校牌，表情十分感慨。“学校变得漂亮多了。从前咱们在这儿上学的时候，门口哪有这么多树啊。”

关阿姨微笑道：“怎么没有，只不过咱们那时候种的都是小树

苗,现在都长成大树了。你还记得哪棵是咱们俩种的吗?”

安庆祥笑了:“怎么不记得,左排第三个。”

关阿姨也不说话了。

安庆祥忽然指着一棵树兴奋地说:“看!看!就是那棵!”

“真的!左排第三,就是这棵!”

“真的……”安庆祥忽然很决断地招呼司机,“小李,停车,我们要下去看看。”

“老安,晴晴的答辩,咱们别耽误了……”关阿姨提醒道。

“没关系,她第三个,现在时间还早嘛,肯定来得及!”

两人相视一笑,下车去摩挲那棵核桃树,感慨万千。

关阿姨说:“这棵树都这么粗了,当年才那么细一点点……”

安庆祥笑道:“是啊,时间过得真快,才一眨眼的工夫,连晴晴



都快大学毕业了。”

关阿姨有点怅然出神,“才一眨眼的工夫?整整二十年了。就这一眨眼的工夫,咱们就老了。”

两人间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安庆祥望着关阿姨,有点动情地握住了她的手,“阿关,这些



年，委屈你了……现在我把公司交给安然，晴晴眼看着也快毕业了，我也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咱们还有下半辈子呢，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关阿姨轻轻地把手抽出来，刚想回答什么，忽然，她轻轻惊呼了一声：“坏了！到点了！”

安庆祥一看表，已经指向2点55分了，他也微微变色，连忙回身上车。

奔驰车向着校门飞速开去。

奔驰车开到安晴晴面前停下。安晴晴急急火火地几步冲到车前。原来她已经跑到校门口等候了。

安庆祥和关阿姨从车里下来，关阿姨笑着对晴晴打了个招呼：“晴晴！对不起啊，我们耽误了一会儿……”

安晴晴没怎么理关阿姨，径直冲向安庆祥，埋怨道：“爸，你怎么才来呀！这都几点了！我都快急死了！”

安庆祥轻轻拍了拍安晴晴的脑袋说：“这孩子！没看见你关阿姨啊！”

安晴晴顿了顿，目光依然还是落在安庆祥身上，“我哥呢？他怎么还不来，我们可就要开始了！他不是答应过要来给我加油的吗？”

关阿姨的表情略略有点尴尬。

“哦，我刚才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还有点事要办，再过一会儿就来。”安庆祥说。

“还要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我可就该毕业了！不行不行，他答应过的，你再给我哥打个电话催催嘛！”

安庆祥无奈地摇摇头，“这孩子！”不过他还是掏出了手机照办了。

2

人流、车流如织的大街上，安然表情烦闷地开着车，车速非常



快,他完全不看路两边的路况,径自地开着。一辆又一辆的车被他超过。

忽然,他的手机响了。安然猛地一惊,既而烦躁地掏出手机,看见上面的号码写着“爸爸”。安然犹豫再三,毅然把电话挂了,电话停了几秒钟后继续响起来。安然烦恼地把手机狠狠地关上。他继续表情烦躁地开着车,而且开得更快了。

北方大学校门前,安庆祥挂掉手机,表情很奇怪,“奇怪,他手机响了几声,然后就关掉了。这小子,搞什么名堂呢?”

关阿姨说:“可能是没电了,我看时间也不早了,咱们还是先进去吧。别把晴晴的答辩给耽误了。”

晴晴无奈地撇撇嘴,忽然转身自己先跑进去了。

安庆祥和关阿姨很无奈地互望一眼,连忙跟在她后面。

马路上,安然看起来明显情绪不稳定。他的车内仪表盘上的时速不停地增加,一路上险象环生。

安然开着车,目光游移。他的目光忽然落在车载电话上,犹豫了一下,他一把拽过电话,很快地拨通了一个号码。电话里响起了拨号声。

电话一直通着,却没有接。安然却一直不肯挂断。终于“喀嗒”一声,一个男人的法语声音出现在话筒中:“嗨!我是朱诚,我现在不在家,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家不过不想接你的电话。所以你有什么事的话就留言好了,就这样吧。”

安然对着话筒喊道:“朱诚,是我!你到底在不在?在就快点接电话啊!”

话筒中依然是一片沉默。

安然表情绝望,“朱诚:我最近……在生意上遇到点麻烦……你爸爸也……唉,你要是在国内就好了……算了,不说了,挂了吧……”安然颓然地挂上了电话。

他继续开着车,车速越来越快。忽然,他表情一惊。眼前猛地出现了一连串的路墩,是用来拦着修路的。安然连忙踩刹车,车发出一连串刺耳尖锐的声音。他发出一声惨叫。

安然的车翻滚下山坡。一个穿着北方大学T恤的青年张奕,正



夏天的味道

第一章

骑着自行车拼命地蹬着，忽然看见山坡上滚下来的汽车，吓了一跳，慌张中也只能扔下自行车自己跳开。

安然的车翻下来，压坏了张奕的自行车。张奕发现车里还有人，连忙上去把他从车里拉出来。

张奕把安然放倒在路边，浑身是血的安然忽然拉住张奕耳语，不知道说什么。

张奕皱着眉头使劲听着，安然的头无力地垂下来，张奕连忙掏出手机来拨号：“喂？120？这里是xx路，有一个出车祸的人需要马上急救，请问你们多长时间能过来？……5分钟是吗？好，好，谢谢！”

谁也没有看见，安然把一条项链塞到了张奕的衣服口袋里。

张奕抬腕看看表，紧张地盯着安然。

120急救车远远驶来，张奕又看看手表，犹豫了一下，拿起自己的包起身离去。

北方大学答辩现场门外，张奕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教室门上贴着“2002届工商管理系本科答辩现场”的黄纸条。他推开教室的门，马上就傻了。

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一个整理资料的老师和教导主任在里面！

老师看见张奕，非常惊讶：“张奕！你怎么才来啊！答辩时间已经过去了，你怎么搞的你！”

他看了看张奕，缓和了一下语气道：“李主任正问你的情况呢，你是不是睡过了？怎么晚了这么长时间？”

“李主任，我……”

“哟，我说谁能这么酷呢，连毕业答辩都敢迟到，原来又是你啊！我说张奕，你快成咱们北方大学的先进典型了啊？好事没准没你，怎么一有什么打架啊，迟到啊，回回都缺不了你？我看你是根本看不上咱们北方大学的毕业证了是不是？”李主任嘲讽道。

“不是，我……”

李主任挑剔地看着因为刚才救安然而蹭得脏兮兮的衣服，嘴里啧啧有声：“啧啧，你看看你，这穿的是抹布还是什么呀？我说

你哪像个大学生啊？咱们学校说什么也是百年名校，怎么就把你这种人给招进来了？哎，你们现在这帮独生子女，一个个都是小皇帝，在家里被爹妈宠得没形了，根本就无法管了！我告诉你张奕，这儿可是学校，你别把家里的那套拿来！”

张奕也有点急了，小声辩解：“我家里怎么了？我又不是独生子女。”

李主任没太听清，同时更不习惯被人反驳，皱起眉头说：“你说什么？”

张奕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我说我不是独生子女！”

教导主任和老师都有点愣神。

张奕最后的这声音量过大，对面教室里的人纷纷回头朝这边看。连正在答辩的安晴晴都禁不住顿了顿。安庆祥很不满地回身，刚好望见了张奕。

安晴晴坐在答辩席上，正侃侃而谈：“……以上就是我的论文阐述，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教。”

安晴晴对面坐着四五个老师，纷纷点头做满意状，继而交头接耳，在纸上写着什么。

底下坐着的听众席中也有一些同学在小声地交头接耳。

一个学生说：“这就是你们国贸系的大才女安晴晴啊？”

另一个学生说：“是啊，我看她这回肯定是最高分！”

还有一个学生说：“就是，她答的可真不错！”

安庆祥静静地听着人们的议论，虽然脸上不动声色，但表情明显很满意。

忽然，他的手机震动了起来，安庆祥皱着眉头掏出手机，看了看上面的号码，走了出去。

安晴晴看见爸爸起身，不解地往门外看，想寻找哥哥安然的身影，但等了半天也没有安然的影子出现。

一个老师说：“好，安晴晴同学，你回答得很好。请下一位同学上来吧。”

安晴晴给老师们鞠了一躬，走下台来。安庆祥也进屋来了。

晴晴高兴地冲父亲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却发现安庆祥举着电





夏天的味道

第一章

话,表情悲痛,脸色苍白。

晴晴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了。

校园里,安庆祥大步走在前面,安晴晴一溜小跑跟着他,“爸,到底出什么事了?你干嘛把我拉出来?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说话呀?爸!”

“老安……”关阿姨的眼神里透露着不安。

安庆祥还是不说话,他走到自己的车前,猛地拉开车门,“先上车。咱们去医院。”

安晴晴望着父亲问:“去医院?为什么?是不是我哥……”

她的表情变了。她也猛地拉开了车门。张奕正好从后面上来,两人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起。为了维持平衡,张奕下意识地一把抱住了安晴晴。安晴晴站定,张奕也连忙放手。两人同时说:“对不起啊。”

安庆祥认出了张奕,表情有点不快,吩咐晴晴道:“别问那么多了,快上车吧。”

晴晴和关阿姨上车,黑色大奔匆匆驶离。

安庆祥等人匆匆地走在医院的走廊上。空旷的走廊中,只有他们的鞋底敲击地面的声音。

冯远扬从一间病房中迎出来,满面悲痛地说:“安…安总……安然他,他……”

安庆祥一把把他拽过来,“他怎么了?”

冯远扬嘴唇哆嗦着,就是说不出来,“他,他……出了车祸……”

安庆祥放开冯远扬,一把推开那间病房的门,病房里,医生正为躺在病床上的安然蒙上白布。

安庆祥上前,看起来好像还是很镇定地伸手去揭那张白色的布单,但手已经是颤抖的了,他轻轻地,轻轻地,好像怕惊醒他似的,慢慢揭开了床单。

床单下躺着仿佛熟睡了安然。

安晴晴不可置信地捂住脸,梦呓一般地惊叫出来:“哥——”

安庆祥拽着床单,仿佛拽不住似的,颤抖着站在那里。



冯远扬带着哭腔说：“安，安总，我接到消息就来了，我开始还以为就是一般的故事，但是真的没想到……我，我……”

安晴晴痛哭着拽着冯远扬说：“冯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怎么了？他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为什么会这样？你告诉我呀！”

冯远扬任由晴晴拽着，一动不动。

安庆祥就像完全没有听到一样，静静地呆立着。

关阿姨赶忙上来扶住他，“老安！你，你哭吧，哭出来，别憋着，啊？”

安庆祥这才像回了魂似的，俯下身子颤抖着手去抚摸安然的脸，“安然……安然……你醒醒，爸爸来了，你给爸爸醒醒啊！”

他的声音哽咽，连医生都惨然地转身出去，静静地把门关上。

3

安宅的客厅里没有开几盏灯，气氛显得非常压抑。

安庆祥对面坐着一个警察。安庆祥抽着一根雪茄，神情肃穆。

警察说：“根据现场情况，我们怀疑有可能是安然为了躲避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才翻的车，不过安然的车速显然也过快了，所以现在很难判定究竟是谁的责任……”

安庆祥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们认为有可能全是安然的责任？”

交警点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还有，我们想问一下他最近的情绪怎么样？个人生活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您的家庭……”

安庆祥一挥手，交警没有再说下去。

安庆祥十分肯定地说：“我了解我儿子。他是一个很好的业余赛车手，赛车手你明白吗？就是玩车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绝对不会出这种弱智的车祸的。你们的报告书里不是提到了现场有一辆自行车吗？还有自行车猛然刹车的痕迹？依我看，安然可能是为了躲避那个骑车子的人，宁愿冒着翻车的危险突然刹车才会



夏天的味道

第一章

导致事故的。你们为什么不调查那个骑车的人？”

交警说：“我们也这样考虑过，但是自行车和汽车之间还有一段明显的距离……”

“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出这个骑车子的人来的。对了，你们有没有找到那个打电话通知120接我儿子去医院的小伙子？”

交警摇头道：“还没有。医院的人说他没有留下名字。我们也在尽力找他。”

安庆祥点头：“我安庆祥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我儿子虽然去世了，但是我们安家不会忘了那个送儿子来医院的人。必要的话，我们愿意为提供情况的人出一些酬金。”

“那我先告辞了，您节哀顺便。”

安庆祥起身，做了个请的姿势。

夏天的夜风没有一丝凉意，天欲雨，似乎也下不来，月亮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安晴晴屋内，一个小型的迷你音响里播放着悱恻的老歌。音响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两个小镜框，一个里面放着她跟哥哥安然及全家的合影。另一张是她和安然及朱诚的合影。

安晴晴目光无神地坐在床上，翻看她从小到大的影集。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反手把影集合上，翻身把身后的枕头劈头盖脸地蒙在自己头上大哭起来。

门被小心地敲了敲，门外，响起关阿姨的声音：“晴晴，晴晴！”

安晴晴坐起来，强忍着哭泣，嗯了一声。

“晴晴，吃饭了。”

“谢谢，我不饿。”

“不饿也出来吃一点吧，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安晴晴没好气地冲着门外，“我都说了我不饿了！我真的不想吃！拜托你可不可以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说完她又重重躺下。

关阿姨在门外被顶了一下，她顿了顿，依然很和气地说：“晴晴



……我知道，你是因为觉得安然是为了来参加你的答辩才开快车出事的，所以心里特别难受……但是人死了不能复生，现在只有你好好的，你爸爸才能得到点安慰……你听阿姨的，下来吃点东西好吗？”

安晴晴一下子爆发了，她劈手把枕头扔到了门上，“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是我们家什么人？我吃不吃东西关你什么事情？你走，你走啊！”

门外，关阿姨表情痛苦，轻轻地退开。

门内，安晴晴发泄完了，又倒在床上痛哭起来。

安庆祥沉默孤独地坐在书房的大班台后面，抽着一根雪茄。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放满了烟灰。

门被敲响了，安庆祥抬头道：“进来。”

冯远扬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情绪已经平复多了。“安总，您找我？”

“小冯，我都退了多半年了，你还叫我安总？”

冯远扬愣了一下，“叫惯了，改不了口。”

安庆祥点点头，“这半年，安然是个生手，公司叫你费心了。”

冯远扬憋不住了，动情地说：“安总，安然的事……我真的对不起您……您把安然托付给我，叫我照顾他，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出这种事！我，我这心里……”

安庆祥慢悠悠道：“安然是交通意外，你是他的副手，这种事怎么能怪到你头上呢。”

“……我要是派个司机去就没事了。”

安庆祥摆摆手，示意他不用再说下去。停了一下，他忽然发问：“对了，我听说，安然出事前，你们两个在一起？”

冯远扬有点慌，“这个……是，是……我们在开总经理例会。”

安庆祥还是慢悠悠的，“会上没说什么吗？”

冯远扬有点紧张，“没有。就是普通的例会。”

“哦。”

冯远扬站起来，“安总，我……”

安庆祥却打断了他的话：“警察说有可能是安然的全责，我根



夏天的味道

第一章

本不相信，所以才随便问一声。”

冯远扬表情变了，“是他……全责？”

“是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安然岂不是跟自杀一样了吗？简直是可笑！小冯，跟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是太平律师事务所吧？他们那儿还是老刘负责吗？”

“哦，还是。”

“你叫他们给我派个能干的律师来，我要找两个人。”

冯远扬应声。

安庆祥又抽起了雪茄，他没有注意到冯远扬的表情看上去是那么的不自然。

安庆祥书房的门开了，安庆祥和冯远扬走出来。“安总，那我先走了。您自己……多保重。”

安庆祥点点头。

冯远扬出门，关阿姨过来为他开门，关门。

安庆祥转头想回书房，关阿姨叫住他：“老安！”

安庆祥沉默地站住，没有回头，也没有说话。

关阿姨有点哽咽，“我求求你……多少吃点东西吧，好吗？”

安庆祥叹了口气，缓缓地转身，默默地向餐台走去。

关阿姨抹了把泪，为他端来几样小菜，两个人吃着晚餐。

“晴晴呢？”安庆祥问。

关阿姨故意回避道：“哦，我去叫了，她说她不饿。”

安庆祥望了一眼关阿姨，停了一下才说：“晴晴这几年叫我给惯坏了，你别跟她计较。”

关阿姨点点头：“我知道。你别担心我。”

“阿关，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过什么是人生最悲的三件事？”

关阿姨连忙回答：“不记得了。老安，你别胡思乱想。”

安庆祥痛苦地说：“我没胡思乱想。年纪大了，脑筋反倒特别清楚，老师说，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是人生最悲的三件事。我这一辈子，竟然把这三件事给赶全了！咳——咳……白发人送黑发人，你说可笑不可笑……”这时，他放下筷子，拼命地咳嗽



起来。

关阿姨连忙起来拍他的后背，“还有晴晴在，还有晴晴在呢……老安，你千万想开点……”说着，她自己倒先哭了起来。

安庆祥的心绪突然平静了，他慢慢地抬起头来，说：“我知道，安然走的一定不安生……在他葬礼以前，我一定要找到那个人！一定！”

两人的说话忽然都停止了，他们看见，安晴晴站在楼梯上，静静地望着他们，忽然猛地转身又冲上了楼。

张奕背着包，疲惫地走着。这是普通的居民住宅区，周围的人都不算太富裕。

张奕路过一户民宅前，里面一个风韵尤存的中年妇女正在利落收拾着小餐厅。看见张奕，特别热情地招呼道：“奕子，吃了吗？快进来坐！”

“不了，李婶，我刚回来，菁菁还没吃呢！对了，您等会儿帮我给小华打个电话，就说叫她今天加夜班小心点，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你甭管了，我早就上你们家给菁菁送过饭了，你就放心吧你！对了，你今儿答得怎么样？肯定没问题吧？什么时候拿毕业证啊？小华说了，她等你好消息呢！”

张奕尴尬地顿了一下，挥挥手，飞快地蹬车走了。

一个秃顶的男人笑咪咪地望着李母说：“李婶，奕子这一毕业，你们家小华那还不马上就





夏天的味道

第一章

跟着飞了吗？眼光够准的呀你！”

李母微笑：“嗨，就冲我们家小华，甭管跟谁，迟早也能飞出这条胡同去！”

众人一阵哄笑，李母难掩饰满脸的满意之情。

张家是一间普通的住宅，房间里几乎没什么现代化的设施和装修，最抢眼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套剑道服，剑道服旁边还矗着一把练剑用的木剑。剑道服旁边挂着一些老照片，大都是张奕、张菁兄妹小时候的合影，旁边还有一些张奕练剑道得来的奖状以及张菁画的画。

屋内最特别的角落是屋子的一角，有一个用啤酒瓶堆出来的小山，一个长得很漂亮但明显神情看起来很孤僻的少女正在纸上画着什么。凑近了，可以看见她画的是一个流泪的女孩。这位少女就是张菁。

张奕疲惫不堪地推开家门，发现简陋的房间里妹妹张菁正在独自画画。

张菁看起来很正常，但眼神、动作和表情都显得跟一般少女不太一样，有点畏缩和过分沉默的样子。看见他回来了，她马上躲到自己的玻璃酒瓶角落里去。

“菁菁！哥回来了！你吃了吗？画什么呢？”

张菁不理他，自顾自地画着。

张奕把衣服随手扔在椅子上，“菁菁，你小华姐来过电话吗？”

张菁还是画画，不说话。

张奕很习惯的样子，也不再追问，一头倒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张菁默默蹭过来，没注意把衣服碰掉在地上，她轻轻拾起来，忽然“丁冬”一声，一个东西从衣服口袋里掉到了地上。

张菁捡起来，发现是一条项链。她比画了一下，露出了很喜欢的神情。继而把它藏在了自己的一个小盒子里。

第二天早晨，张奕在写着“教导处”三个字的大门徘徊。他犹豫再三要不要进去，几次想敲门又退回来了。

忽然，门被里面的人拉开了，李主任抱着几个卷宗急匆匆从里



面出来，迎面撞上了张奕，两人都是一愣。

“李主任……”

“张奕？怎么又是你？你跑到这儿来干吗？”

李主任边说边继续往前走，张奕无奈之下只好跟着。两人在走道里边说边说。

“李主任，是这样的……我想来问问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补一次毕业答辩？”

李主任没好气地说：“没听说过！有补考的，哪有补毕业答辩的！”

张奕小声争辩道：“可是这次没通过答辩的同学不也得重新答辩吗？我跟着他们一块儿不行吗？”

“你跟人家的情况能一样吗？你看看你的记录，上个月帮你们系的同学徐超和别人打架，在学生处挂了一个记过处分，这才几天啊，就故意不来参加毕业答辩！我要是批准你参加答辩，咱们学校还要不要教书育人了？啊？都成你们这帮人的天下了，咱们百年名校的声誉往哪儿放！不行，绝对不行！”

张奕急了，“李主任，我求求您了，我都已经和一家外企签了合同了，人家现在就等着我拿毕业证和学位证去报到了。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李主任扶扶眼镜，有点得意的样子，“噢，这会儿知道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我告诉你，你的情况校领导已经开会研究过了，打架斗殴，迟到早退，顶撞老师，情节比较严重，校方决定杀一儆百，毕业证书不予发放。你求我也没用，领导们已经决定了。”

张奕愤愤不平道：“李主任，我昨天真的不是故意耽误时间的，我是见义勇为，送了一个出车祸的人去医院！您不信可以去问医院的人！”

“你看看、你看看，本来给你的处分也就是一迟到早退，顶撞老师，现在还得给添上一条说谎骗人。我说张奕啊，你是不是被什么坏人给影响了？我听你们班主任老师说你前三年表现得都挺好的吗？你要相信组织，不要自暴自弃……”

李主任说着站住，对着走廊里的一个穿衣镜仔细地看自己。